# 淫徒的堕天使

         堪称本校第一美少女的，是谁呢？峰山正树在上学途中，总会思考着这件事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同为三年级之中，好像没有足以让人惊艳的女孩。外人常说自己的学校是美少女学园，他却觉得自己的学年是例外。正树也很清楚，自己没受欢迎到可以对女孩子品头论足的地步，不过至少想像是自由的。

那么说来。二年级的话……嗯——是有些不错的……正树心想：我来选的话，图书室的女孩是第一名。她虽不那么引人注目，但气质出众。经常在图书室的二年级女生，皮肤白皙个性乖巧，像是个老实、纯情的孩子。正树并不爱看书，但为了偷看她，常会到图书室去。

二年级就是她了，那么一年级……「哥！」「哇！」突然由后方被抱住，让正树着实吓了一跳。

「哎呀！吓到你了啊？」「寿命缩短三年了。」正树边说着，停下脚步，回过头。

「因为沙贵今天想和哥哥一起上学嘛！可是哥哥都不等我。」说话的女孩有一只滴溜溜的眼睛，透露着埋怨似地向上望着正树：「用跑的到这里，都快喘不过气了！」「等你的话会迟到的！」「什么话嘛！人家每天都有游泳社的练习，都比哥要早出门。还是说……你觉得跟妹妹一起走会不好意思？」「……」「啊！脸红了！哥好可爱！」「笨蛋！」正树轻轻敲了一下沙贵的头。

「好痛！啊！哥你看，围墙上有只小猫！」沙贵叫道，兴高采烈地跑向小猫，「猫咪过来，放心，不会欺负你啦！过来……啊！跑掉了。好可惜……」沙贵嘟起嘴，又跑回正树身边，继续说道：「哥，我跟你说喔，我们班有一个人好喜欢猫咪……」沙贵边配合着丰富的表情与动作，高兴地对正树说道。

而正树，神情有些茫然地凝望着沙贵的脸蛋及丰富的肢体语言。好可爱……好像一根分叉也没有、非常适合绑蝶结的秀丽长发……小小的脸蛋上，有着长长的睫毛和骨碌碌转动的大眼睛……鼻子和嘴巴也非常小巧玲珑，淡桃色的只唇则柔软而丰嫩。

虽然她身材稍微矮小，看起来也较为纤弱，但因从小学开始就学游泳，身材比例反而相当匀称。不只是一年级，全校最可爱的女孩，绝对是沙贵。这一点，从好久以前就发觉了。

但是，沙贵是正树的妹妹。对妹妹抱持着这种和『恋爱』没两样的感情，是不对的。也因为如此，正树每天都在思考有没有超越沙贵的美少女，并且尽量注意不和沙贵两个人独处。

「哥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人家的话啦！」沙贵嗔道。她不知道正树的心情，天真地仰慕着哥哥。

「呃……抱歉，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牙痛。」正树不敢正面回答，只好找藉口。

「妈早就叫你去看牙医了啊！还没去吗？」「嗯，太麻烦了。」「天生的懒骨头。你这样下去永远也交不到女朋友的！」听到这句敏感的话，正树突然抓狂，抓着沙贵的头压在自己胸前，骂道：

「多管闲事！」「呀……哈哈！对不起啦！」「不原谅你！」「不要啦！讨厌……哈哈哈哈……」两人互相嬉闹捉弄，沙贵笑得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
兄妹……可是，事实上……正树不敢再想下去，快步追上笑着逃开的妹妹。

「啊！」「呀！对不起……」沙贵撞到了旁边的男学生，连忙道歉，正树也急急忙忙赶上前去。

「对不……啊！」正树道歉时看见了对方的脸，一下子愣住。

「守君……」「唷！早安，峰山。」和往常一样，神崎守总是以从容的态度向正树打招呼。

头脑明晰，容姿秀丽（怨恨啊！），完全像个冷酷的大人。不像同年纪的人该有的、似乎令人难以接近的气质，使得班上同学称呼他时加上『君』的，绝不只有正树一人。

「好可爱啊，你的妹妹吗？」阿守说着，对沙贵微笑：「我是神崎守，是你哥哥的朋友。」「啊、是，我是峰山沙贵。」沙贵像个怕生的小孩，神色不安地向阿守点头。

朋友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正树不自觉地凝视阿守。虽然是同班同学，但几乎没有和阿守单独聊过天。

阿守望着沙贵，又笑了起来，彷佛在说『怎么了？』脸孔虽然是笑咪咪的，阿守的眼睛却完全没有笑意。他身上那股阴森森的压迫感紧逼而来，使得正树只能沉默。

「啊、哥，我、我先走了。」沙贵似乎也感觉到阿守所带来的独特气氛，没命似地跑掉。

「正树，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妹妹。」阿守语气极其平常地叫他『正树』。

「啊……我们不太像……」正树答道。他怀着一种怪异的感觉，和阿守并肩而行。

「你们感情很好嘛！就像男女朋友一样。」「女朋友？别开玩笑了！」突然被掴到痛处，正树不禁高声喊道：「她只是妹妹而已！虽然没有血缘，但是那种小鬼……」「没有血缘！？」阿守停下脚步，睁大着眼睛望向正树。

「啊……不是……」完了。正树心想，不小心说溜嘴了。

「你和她不是真正的兄妹？」阿守的只眼突然炯炯发亮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似地。

正树不得已，只好接下去说道：「……沙贵是在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某些原因被我们家领养的。我……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」「她知道这件事了吗？」正树摇头，「我不想告诉她。但是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」「你伪装和她是兄妹关系，只不过在欺骗自己罢了。」其实阿守根本没资格批评到这种程度，但他假装没察觉到正树的忿恕，蛮不在乎地问道：「对了，你牙痛啊？」他问道，轻易地改变了话题。

「呃……是啊……」「其实我母亲是牙医。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，她会特别温柔的。你今天就去我母亲的医院吧！健保卡的话，随时拿来都无所谓。」「可是，那个……」「就这样吧！我母亲的技术很高明的。」阿守轻拍正树的肩膀，纤细指尖的冰冷触感由衣服上传来。后来，正树才想起，自己和沙贵说到牙疼的事时，还没看到阿守出现。那么说，阿守是躲起来暗中注意他们的啰？

不会吧？阿守为什么……※※※结果，正树接受了阿守的建议，在放学后来到神崎牙科。阿守的母亲静子，好像是这家大医院的院长。但是，阿守并不在。

「我会先打电话通知母亲，你到医院后，就到办公室打个招呼。我……今天有点事，要为了我和你的未来做些准备。」说完后，阿守浮露出另有深意的笑容。

什么我和你的未来，乱恶心的。正树心里这么想，阿守独特的高度压迫感，仍不知为何使正树无法违抗。

「对不起！我是峰山正树。」正树敲了敲办公室的门。

「……」里面似乎有人，却没来应门。